

# 女性憂鬱症患者在愛情中的權力關係之初探：一對科大學生情侶之個案研究

巫珍宜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摘要

本研究奠基於社會建構觀點，採用質性深度訪談法，以罹患憂鬱症的女性科大學生及其情侶為初步探究對象，旨在深入了解女性憂鬱症患者在愛情中的權力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參與者被動接受男友的主動追求，開幕啟航了兩人的愛情關係。女性參與者憂鬱情緒不穩定，兩人關係擺盪不安，女性參與者強勢主導，男友則退讓配合；但在外人面前女性參與者配合男友，維護其男性尊嚴，兩人不斷協議，配合對方底限，兩人關係趨於穩定。然而長期下來，兩人失衡的權力位置則穩固難以更動，女性參與者穩固不動，但男友爭取改變。最後兩人愛情關係走向分歧，女性參與者默許結婚，男友則無力配合。本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輔導諮商實務及未來相關研究方向的建議。

**關鍵詞：**社會建構觀點、愛情、憂鬱症患者、權力關係

## 壹、前言

愛情關係是大學生生活中重要的金三角之一，心理分析學家艾力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發展觀點，也指出親密關係是成年初期的主要心理發展任務

(Derlega & Janda, 1991)。大學生的愛情關係實值得更多的關注。綜觀過去探究大學生愛情相關議題的研究相當多，但對於有心理症狀者的探究則付之闕如。而憂鬱症是大學生常見的心理疾病之一，影響其學校生活的適應(黃政昌, 2008)。研究者從事大專院校學生輔導工作近二十年，常見罹患憂鬱症的女性學生得到男友的全心關注與支持，而男性學生則深陷憂鬱情緒中，少見其發展愛情關係。性別在罹患憂鬱症的大學生愛情關係中的意涵是什麼？憂鬱症在大學生愛情關係中又是扮演何種角色或有什麼功能？罹患憂鬱症的大學生在愛情中與情侶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等？都是研究者關切的。

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簡稱DSM-I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1997)指出在成人，女性罹患低落性情感疾患的比率比男性高兩到三倍。女性主義學者也批評DSM診斷系統描述的被動、消極、退縮等的憂鬱心理症狀，與女性傳統角色相當類似，因而女性或女性化特質高者即可能容易被診斷為憂鬱症(黃慧涵, 1997)。上述憂鬱症盛行率及診斷標準意含社會建構的性別議題實不容忽

視。然而社會建構的性別差異賦予性別間權力關係的合法性與鞏固性（劉惠琴，1999）。另外，家庭與其他親密關係常可見到性別差異的影響，甚至是性別意識形態，而成為權利、權力、特權、與責任分配合理及合法性的基礎（Komter, 1989; Risman & Johnson-Sumerford, 1998）。綜合上述，愛情是大學生重要的親密關係，探究憂鬱症患者的愛情關係實應同時關注其背後隱含的性別權力議題。黃貞容（2005）的研究發現，整體而言，在大學生異性戀愛情樂章中，男性像樂團指揮掌控所有的行動，而女方是被動接受的理所當然之約會型態。Blair、Nelson、和Coleman（2001）的研究也指出，在大學生的愛情關係中男性顯著的擁有較高的權力。Murstein和Adler（1995）的研究亦顯示，約會中的情侶男性權力高於女性（如要去哪裡、何時結束爭吵等）。劉慧琪（2001）的研究則指出在高職青少年愛情關係中，已跳脫男主動／女被動的追求模式；但依然維持「一對一」的交往模式；具有知識／階級的優勢者，可以掌握較高的生活決定權，但難擁有情感的自主權。上述研究顯示，在父權社會下，異性戀伴侶不管是在追求關係的啟動或交往過程的互動，大都意含男性主導的權力關係。然而憂鬱症患者在愛情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又是如何，值得進一步探究。

綜合上述，本研究擬從社會建構觀點，以罹患憂鬱症的女性大學生及其情侶為初步探究對象，深入了解雙方在愛情中的互動關係，及其背後隱含的性別權力議題，期能提供輔導諮商實務工作

及未來研究者的參考。

## 貳、研究方法

本文屬於前導性的初探研究，兼顧情侶雙方觀點，以半結構質性深入訪談法，個別訪談一位罹患憂鬱症的女性科技大學生及其情侶。針對研究參與者、資料分析及研究倫理三部份，簡要說明如下：

###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精神科醫師診斷為憂鬱症的女性大學生及其情侶為參與對象。本文研究參與者，為科技大學外語系四年級的一對同班同學情侶（現已畢業）。女學生阿玉（化名）本身患有憂鬱症，自小即目睹父親加暴母親。男友大阿玉二歲，在職場工作二、三年後才就讀大學。大一下學期開學不久，男友即向阿玉告白，兩人開始正式交往，至接受研究訪談止，兩人交往約三年四個月。

###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著重對偶關係資料的分析，具體步驟如下：(一)將個別訪談內容轉謄為文字逐字稿，並依發言順序各別給予編碼。(二)就個別文本先進行逐字、逐行、或逐句的開放編碼。(三)依時間順序脈絡統整分析個別文本故事中的權力關係意涵。(四)對照統整分析對偶故事中的權力關係意涵；如阿玉是大女人，居於主導決定的位置（男友：……因為我做什麼都沒關係嘛……所以等於都是她在做決定；阿玉：對阿，這樣子講好像很大女人，都是我決定的）。

另外，研究者邀請一位協同編碼員

(家庭與婚姻教育領域副教授)參與編碼命名,共同討論達成一致性,以增進本研究的可信賴度。

### 三、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研究參與者大二下學期時,曾擔任該班「心理衛生與適應」科目的教師。阿玉大三時,曾擔任其輔導老師一年,因阿玉的心理症狀已趨於穩定而結案。研究者在研究參與者大四下學期時邀請他們參與本研究,除了阿玉符合本研究參與者的受邀標準外,也是考量彼此之間沒有雙重關係。因此,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在進行研究時,並沒有教授任何課程或輔導的師生關係。

### 參、研究結果

統整分析研究參與學生及其情侶訪談資料結果,敘述如下(標楷字形部份為訪談逐字稿,括弧內阿拉伯數字代表個別文本發言順序的流水編碼):

#### 一、開幕啟航——阿玉被動接受,男友主動追求

阿玉與男友是同班同學,兩人愛情關係的開幕啟航是阿玉被動接受,男友主動追求。男友欣賞阿玉活潑、健談、好相處、幽默、及清純等,平時常主動關心她,釋放善意,試探兩人關係;阿玉也漸對男友產生好感,覺得男友親切、體貼、溫柔、成熟,是談得來的朋友。阿玉上學交通不便,常搭便車,有次問男友是否方便搭載;男友也留意到阿玉狀況早有想搭坐之意,於是順勢答應,兩人的搭載情誼就此展開。

大一下學期,男友向阿玉表白,阿

玉當場嚇到,但沒有拒絕。雖然男友自此認定這份感情,但阿玉矛盾猶豫,因過去的家庭經驗一直很難接受愛情關係。阿玉說:「他好像跑過來抱我一下這樣子……之後過好幾天就跟我說,我們不是從那天開始交往,就這樣……也沒有什麼感覺,就嚇一跳這樣(056)」;「……一開始我蠻不想跟他交往的……我不喜歡跟人家交往的感覺……因為我家庭關係不好,我很排斥男女的關係……(064)」

#### 二、擺盪不安——阿玉強勢主導,男友退讓配合

愛情關係開幕啟航,兩人就衝突不斷,愛情關係擺盪不安。主要原因如前段所述,阿玉排斥愛情關係想找機會拒絕男友,所以只要情感受挫或對男友不滿就提分手。阿玉說:「衝突……一開始都在衝突阿。都是我,我說不想跟他交往,只要跟他一挫折、或是我一發現這個個性我不喜歡,只要那天做了什麼事情我不喜歡,我就說,我們還是不適合,還是不要交往好了……(290)」。阿玉想跟男友分手,除了上述本身家庭因素外,男友個性及兩人家庭環境的差異也是影響因素。

對於男友來說,阿玉情緒變化很大,心情突然變好或變壞,反覆無常難以捉摸。男友說:「就是情緒變化很大阿,她心情突然變不好、突然變好。你不曉得用什麼來形容阿,就只能用突然。對正常來講就是突然(296)」。男友認為阿玉上述情緒變化是憂鬱疾病的呈現,兩人剛開始交往時,阿玉憂鬱情緒非常不穩定,幾乎每個月提分手。男友

說：「……那個時候應該算是病情比較嚴重……也許我講錯一句話，他可能因為這句話……也許不高興一個禮拜，嘿，然後一個禮拜的相處都很怪(068)」，「……差不多一個月一次阿（提分手）……看她心情的規律、變化……(063)」。因此男友與阿玉相處時，說話應對都得小心謹慎，避免觸動阿玉的情緒。

阿玉也覺得自己是野蠻女友，常跟男友發脾氣、講話酸他，並要男友道歉。阿玉說：「……通常，好像都是我的問題，不然他都不會自己跟我吵架。都是因為我自己哪裡不滿或是那種脾氣，不然他都不會(137)」；「……可是我覺得很嚴重就要他跟我道歉，所以我其實是野蠻女友(317)」。男友為了維繫兩人關係，只能退讓配合，並安撫阿玉的情緒。

另外，在交往過程中，兩人的事如要吃什麼、要去那裏等，都由阿玉決定。阿玉感到自己是「大女人」，阿玉說：「對阿，這樣子講好像很大女人，都是我決定的(456)」。男友則為了避免衝突，大都配合阿玉。男友說：「大部分由她……因為我做什麼都沒關係嘛……她有些不想去，所以等於都是她在做決定……(263)」。

綜合上述，兩人剛開始交往時，阿玉憂鬱情緒不穩定，居於強勢主導位置，男友則是退讓配合，避免衝突，獨力維護兩人關係。

### 三、妥協趨穩——兩人不斷協議，配合對方底限

阿玉維護自尊，男友重視在外人面

前的男性尊嚴。因此兩人私下關係，雖是阿玉強勢主導，男友退讓配合；但在外人面前則呈現男友主導決定，阿玉配合順從，維護男友的男性尊嚴。兩人不斷協議，各有妥協讓步，配合對方底限，關係趨於穩定。就金錢及性關係部份，敘述如下：

在金錢部份，阿玉因不想欠男友，堅持共同負擔兩人的花費；但男友很介意阿玉在外人面前給他錢，覺得這樣沒面子。阿玉會順從及配合男友的要求，不在別人面前給他錢，甚至在男性同儕面前，特意假裝溫柔、順從，給男友面子；即配合男友，維護其在外人面前的男性尊嚴。阿玉說：「對，所以他都會說在外面給他留一點面子……既然他都有這個要求的話，就，順從他的要求吧，只是付錢而已，我沒差。反正我先給他錢，我還是沒有欠他。我不想欠人家東西(536)」；「就在男生面前，就跟他假裝很好……就假裝，很溫柔，很順從他的話(540)」。另外，阿玉常覺得男友代為答應同學之間的邀約，對她不尊重，雖不高興但還是會配合。

在性關係部份，兩人在男友表白後沒幾天就發生性關係，男友覺得很自然，但阿玉感到男友太急了。之後，阿玉覺得不要讓男友予取予求、欲拒還迎，男友才會珍惜自己；男友也會尊重阿玉。阿玉說：「如果他想要，我不想要，當然也是不行，那全部都是我負責……(488)」；「這樣不要讓男生予取予求這樣，就是……ㄟㄟ……欲拒還迎，對，要讓男生覺得妳還不錯(520)」。

另外，在台灣父權文化深植下，阿

玉與男友都認同傳統性別角色及家務分工模式，男友更站穩傳統男性競爭強者的位置。敘述如下：

阿玉與男友都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務分工模式。男友認為男性至少要盡到賺錢養家的責任，女性則可自由發展。阿玉也覺得工作很辛苦，能在家當家庭主婦是過好日子，對男友的體貼很感動。男友說：「……當然就是，男生……辛苦一點沒關係壓，就……不能沒賺到錢(044)」。阿玉說：「喔，他是說可以的話我先在家裡就好了。他說我身體不好，我在家裡看家就好了……如果不行再讓我去上班，這樣子，嗯，應該很好阿，想到要上班累死我了(583)」。

而且男友也認同傳統男性競爭強者的角色，認為在台灣社會文化下，丈夫的薪水都會被比較，身為男性身不由己，都會在意自己的收入，維護自己的面子。男友說：「……在台灣的社會就是這樣呀……愛面子呀，妳老公做什麼的，是喔，喔，阿薪水怎麼樣，嘿呀，整個就是，在台灣就是沒辦法……(053)」。

#### 四、失衡難動——阿玉穩固不動，男友爭取改變

愛情關係穩定後，兩人的權力位置也趨於穩固，男友試圖要求阿玉改變壞脾氣，阿玉則穩固不為所動。男友無力更動阿玉，阿玉則對男友深具影響力，兩人權力關係失去平衡。敘述如下：

男友覺得阿玉常予取予求，因而設立界限，要求阿玉改變，甚至還提出分手。但阿玉也只是敷衍男友，暫時收

斂，沒多久又故態復萌。男友說：「……如果妳再一次這樣，我們就分手……這句話講完之後她接下來幾個月還不錯這樣子……予取予求啦，所以你覺得還是有個界線……(079)」。阿玉說：「……有一次好像快生氣，他就跟我說，妳再這樣，我就沒有辦法可以忍受，跟妳這種個性這麼壞的女生交往，這樣子……就好啦，好啦，我會改，就這句話我從跟妳交往，聽妳講到現在，一直都沒有(203)」。因此，即使男友使出分手的撒手鐮，仍無力更動阿玉；主因是阿玉仗著男友愛自己，認為男友提分手只是威脅的手段。阿玉說：「對，他只有說我再不改的話，他真的受不了，要跟我分手，就這樣子而已，就威脅我阿，我知道他不敢(409)」；「他都說我知道他很喜歡我，所以我都把他吃的死死的……(414)」。

然而阿玉對男友卻則深具影響力，只要阿玉要求的，男友都會改變。阿玉說：「（生活習慣的改變）有阿，我只要講他就會改(237)」。

另外，在此時阿玉的憂鬱情緒也已獲得緩解，男友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復原力。在男友全力支持陪伴下，阿玉的憂鬱情緒也已逐漸緩解，並成為諮輔中心最熱忱助人的志工，是學弟妹們學習的典範。阿玉認為自己的憂鬱情緒緩解，最大的功臣是男友的陪伴（佔99%），其次是精神科醫師的協助，及到諮輔中心個別諮商、打工，並與同儕接觸。男友看到阿玉的復原，也很高興。阿玉說：「他陪我去看○醫生，好像過了不知道多久之後，就來這邊打工，然後就漸漸的好起來了。就一瞬間……就一

個，timely，一個點……(336)」。男友說：「……她之後看完醫生之後……然後在輔導室，人也整個活潑起來了阿，對呀，然後阿，整個跟以前不一樣……整個都很正常，甚至還，有能力可以出去幫助別人，我看到這樣就很高興呀……(082)」

## 五、走向分歧——阿玉默許結婚， 男友無力配合

兩人現在最大的衝突點是男友的哥哥，阿玉期待男友的保護，男友卻選擇沈默，無力配合阿玉的期待。兩人關係走向分歧，對這段感情的感受與想法也截然不同。阿玉感到滿意快樂，找到情感生活重心，並默許進一步的承諾結婚；男友則憂悶不快樂，哀傷大學生活付之一炬，對於結婚的進一步承諾反而躊躇不前，甚至考慮分手結束兩人愛情關係。分別敘述如下：

### (一)阿玉期待被保護，男友卻選擇沈默

男友的哥哥常會講話不客氣傷到阿玉，阿玉對於男友選擇沈默，沒有跳出來保護她的作法，十分不能諒解。然而對男友而言，選擇沈默是避免與哥哥有更大的衝突。男友說：「……她一直都希望我可以當場跳出來保護她阿(098)」；「……我也不想跟他（哥哥）再講話，就，就知道其實只要再一起爭執，就是，嘿呀，對呀，我的憤怒歐會控制不下來，所以我選擇沉默(123)」。哥哥的事件掀起了男友本身沈重的家庭包袱，男友自小即遭受哥哥的肢體暴力，父母並不知情。還好父母雖感情不睦，對男友還是很關愛，男友也能感受到父母的親情。三年前因哥哥的語言暴

力，讓男友與哥哥徹底決裂，自此兩人互不講話。但在親友大家族聚會時，男友希望大家維持表面上的和諧，期待阿玉配合，即使是裝出來的也可以。男友說：「有時候家族吃飯呀……阿當然我哥就會出現呀，若她也在的話……稍微講一下話，其實我是她要裝也要裝出來阿，因為這就不是妳自己的慶生會，是家族的，阿姑姑呀，阿公呀，假象也要笑出來……(153)」。

### (二)阿玉滿意愛情關係，男友並不快樂

阿玉剛開始的愛情滿意度不到五分（滿分十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滿意，特別是對男友付之行動的體貼部份，讓她深感慶幸擁有這份感情。阿玉說：「沒什麼滿意的，可是現在講一講好像覺得蠻滿意的(369)」；「……我一直很想跟他分手阿，之後，後來他一直對我很好，然後，就覺得一直有個人在，有個人陪，好像也不錯，就這樣(070)」。

男友剛開始的愛情滿意度也只有四、五分（前兩年），因阿玉情緒不穩，常提分手，讓男友感到極大的壓力。男友的壓力曾大到快崩潰，甚至覺得自己得到了憂鬱症。男友說：「……其實有陣子……我也是懷疑自己得了憂鬱症。可是那一陣子就是歐……連自己都快受不了了，然後感覺自己快崩潰(167)」。直到阿玉情緒及兩人關係穩定下來後，男友滿意度提升到七分，認為屬正常範疇，但覺得自己在這段感情中很不快樂。男友說：「……你問我快不快樂，我是覺得不太快樂……我都會，潛意識的……我都不會想到最近這幾個

月，我都會想到我的童年怎麼樣……我們這段感情剛開始的時候怎麼樣，算是……另外一種壓抑啦……(084)」。

### (三)阿玉找到情感生活重心，男友的大學生活付之一炬

阿玉認為與男友長期相處下來，已對男友較能接受、諒解，知道男友努力改變以配合自己，覺得有男友陪伴也不錯，讓自己在大學中找到感情生活的重心。阿玉說：「好像這個愛情有的是比較好的，總比我以前這樣，渾渾噩噩的不知道在幹什麼的好(371)」。男友則很重視同學關係，因這段感情跟班上同學疏離，也常因搭載阿玉，而放棄自己住校及在圖書館讀書的規劃，覺得大學生活付之一炬，但仍歸咎是自己的選擇。男友說：「而且是因為這段感情，其實，我大學生活也……也算是付之一炬啦。但，也是自己選擇的……(159)」；「……現在是開始後悔喔，喔快畢業了，其實班上同學也是……從以前一年級都會一直約我去哪去哪，當然會因為○○怎麼樣，怎麼樣就拒絕了(168)」。

### (四)阿玉默許結婚，男友躊躇不前

阿玉因父母感情不睦，害怕結婚，現在感受到男友對自己的付出及愛，看好愛情關係並默許進一步的承諾即結婚，但仍認為不能有孩子，因其母親就是顧慮到孩子，才不敢離開暴力的父親，心中仍有擔心。男友則因感情路走下來，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也擔心自己沒有考慮好，糊裡糊塗的結婚，不想這樣過一輩子，對於給予進一步的承諾結婚，反而躊躇不前。男友說：「對呀，然後，其實我是

很怕就這樣糊裡糊塗的結婚了，因為其實說實在的，要這樣也可以啦，可能，再更坦白一點，我不要這樣過一輩子(183)」。

另外，統整分析阿玉與男友三年多的感情生活，走到後來有上述那麼大的分歧，主要是前二年阿玉憂鬱情緒不穩，常提分手，男友獨自支撐愛情關係。男友說：「想說為什麼就不停的提分手……人都有受不了的時候呀……因為我覺得人都會有自己想要過的生活呀，沒有人希望……把生活過成那樣(076)」。長期下來，男友感到心力交瘁，沒有付出的動力，感情走到了瓶頸。男友說：「……其實我是個很喜歡付出的人……其實我不會說很要求回報……就是很怕歐……有時候那種付出的動力都沒有……我沒有跟她講，我覺得我最近自己碰到瓶頸是這樣啦(190)」。男友認為這段感情是自己硬撐下來的，因考慮到阿玉的家庭因素，朋友又不多，不忍心放下她。男友說：「……擔心說，譬如說她一個人，她，要怎麼辦呀，嘿呀，所以就這樣一直，也算撐啦……(070)」。其實男友內心非常渴望有一份能互相體諒的感情。男友說：「當然也不能一味的要求說，喔，一定要她體諒我，嘿呀，我只是希望能夠……互相想一下(149)」。

因此，男友在這段關係中被推上照顧及拯救者的角色，兩人卡在僵化的角色位置中難以更動。即使男友現在覺得兩人不適合，想要放下這段感情，還是無法卸下照顧及拯救者的角色，擔心阿玉無法承受，影響阿玉找工作及新工作的適應，因而決定等阿玉工作穩定下來

後再說。男友說：「我有個朋友是跟我說……你那麼辛苦，這世界上你可以救幾個，比她可憐還更多之類的……也許是想要救她的感覺或憐憫心……(198)」。然而阿玉與男友的被照顧及照顧者之角色位置，也逐漸形成阿玉強勢主導，男友退讓配合的權力關係，長期下來也已穩固僵化，即使阿玉憂鬱情緒及兩人關係已穩定，男友也已無力更動。加上現在男友哥哥的問題，男友已無法負荷，也無力再去保護阿玉。男友說：「……反正已經走的很累，然後現在又來個哥哥。我已經，已經很累了啦，我哪有力氣去解決什麼……妳再這樣……(144)」。男友還是在意阿玉，但長期相處下來的疲憊，讓他已經不在意是否與阿玉在一起了。男友說：「……當然也是在乎她，很還是很在意她呀，可是，已經並不那麼在意在不在一起了，就是，心力交瘁了，我累了(146)」。男友對這段感情的解讀是，阿玉是個不錯的女生，只是兩人遇到的時間點不太對。大一感情未成熟，自己並未經過慎重考慮，阿玉又有憂鬱情緒，加上兩人都各有原生家庭的議題，這些因素都讓這段感情成為「早產兒」。

綜合上述，阿玉被動接受男友的主動追求，開幕啟航了兩人的愛情關係。阿玉憂鬱情緒不穩定一再提分手，男友獨力維護愛情關係，兩人衝突不斷，愛情關係擺盪不安；在兩人關係中阿玉強勢主導，男友退讓配合。但在外人面前阿玉會配合男友，維護其男性尊嚴，兩人不斷協議，配合對方底限，愛情關係趨於穩定。長期下來，阿玉的憂鬱症狀也已逐漸緩解，然而阿玉強勢主導、男

友退讓配合的兩人失衡權力位置卻穩固難以更動，即使男友以分手為手段爭取改變，阿玉仍穩固不動。兩人目前最大的衝突是男友的哥哥，阿玉期待保護，男友已無力配合，兩人愛情關係逐漸走向分歧，阿玉默許結婚，男友躊躇不前。

## 肆、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與過去文獻對話，並討論如下：

### 一、憂鬱症的病人角色，鞏固了愛情關係中傳統性別角色的位置

本研究顯示女性憂鬱症病人的角色，鞏固了愛情關係中女性被動追求、被照顧，男性主動追求、照顧及保護的傳統性別角色位置。阿玉因憂鬱情緒及家庭狀況，對愛情及婚姻關係早已設限，從沒想過要交男朋友，此穩固了其被動接受愛情的傳統女性角色位置。此結果與劉慧琪（2001）指出高職青少年已跳脫男主動／女被動追求的模式不同，可能的解釋是憂鬱症讓女性更難跳脫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

另外，阿玉在愛情關係開啟後，常因憂鬱情緒與男友衝突，兩人關係擺盪不穩定，男友被推向情感照顧與關係維護者的位置，鞏固了其傳統照顧與保護者的男性角色位置。而阿玉是女性同時罹患憂鬱症的雙重弱勢角色，也讓其被照顧者的位置穩固。長期持續此不平衡且僵化的照顧與被照顧者位置，無法發展出相互體諒的感情，也讓男友耗盡心力，感情走到瓶頸。

## 二、女性參與者居於主導地位，兩人權力關係失衡，憂鬱症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本研究發現女性參與者在愛情關係中居於主導強勢地位，與過去研究（黃貞容，2005；Blair、Nelson、& Coleman，2001；Murstein & Adler，1995）指出一般大學生在愛情關係中，都是男性居於主導地位的結果不同；憂鬱症在此可能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阿玉情緒不穩時，男友為了維護愛情關係，只能遷就退讓、妥協配合；阿玉憂鬱症狀緩解，男友想改變兩人關係時，已難以更動長期形成的穩固僵化的權力失衡模式。

另外，「相對的愛與需要」理論，指出伴侶愛得較深及對婚姻有需求者，其權力會較低（巫珍宜、郭麗安，2010）。阿玉一再提分手，想結束兩人關係，此可能讓她擁有較高的權力地位；男友比較愛阿玉，並努力配合維護這段感情，權力地位則處於較低的位置。

## 三、女性參與者在愛情關係中雖居主導地位，仍需兼顧男友在外的男性尊嚴

本研究結果呈現，女性參與者雖在愛情關係中居於主導地位，但在外人面前仍得配合男友，維護男友的男性尊嚴及大家庭表面的和諧。顯示父權社會文化對個人仍深具影響力，特別是在親密關係中。即使女性在社會變遷下已逐漸有權力意識，在愛情關係中維護自我尊嚴（如平均分擔兩人的花費等）與具主

導權，仍得考慮男友維護社會文化規範。也是有此社會規範的支撐，男友才得以要求阿玉妥協配合。

## 四、憂鬱症在「人盯人式的父權」異性戀關係上呈現不同的意涵

本研究發現在人盯人式的父權異性戀關係（張娟芬，1999）下，女性參與者的憂鬱症讓她能跳脫此異性戀關係的困境，得到男友及所有外在資源的支持，憂鬱症狀緩解，滿意愛情關係。男友反因她的憂鬱症，更受困於此異性戀關係的限制，失去同儕的支持，感傷大學生活付之一炬，愛情關係也遇到瓶頸。阿玉因憂鬱症，反被鼓勵尋求外在及人際資源的所有協助，得以跳脫上述人盯人的關係限制；而男友則長期擔負阿玉沈重的憂鬱情緒壓力，卻只能待在上述兩人關係的世界，逐漸與同學朋友疏離（之前同儕是重要的支持力量），現在又面臨家庭的壓力，男友更是孤單，無力獨自解決感情及家庭問題。兩人對這段感情的分歧點逐漸加大，漸行漸遠。

研究者也省思訪談過程中的衝擊，阿玉完全沒察覺男友的困境，諮輔中心老師及志工也都只從阿玉處，得知男友對她的好及付出而看好這份感情，可見以單一個人觀點去了解兩人感情世界是多有限。過去研究缺乏情侶雙方的觀點，只就個人觀點深入探究，少了情侶兩人相互觀照的資料，無法看到情侶在愛情關係中互動的全貌。本研究擴展了過去研究的視野，是本文的貢獻。

綜合上述，本研究只是初探，建議

未來對相關議題再深入探究外，也能納入罹患憂鬱症的男性大學生群體，才是較完整的視野。另外，過去對於大學生憂鬱症的介入處遇大都是個別諮商，忽略與憂鬱症患者親近的伴侶所承受的壓力。建議未來能納入伴侶諮商，協助情侶共同面對憂鬱症及兩人的關係議題，避免走到上述困境。而情感主題的輔導工作，也能納入愛情關係中的性別權力議題，讓學生能敏感於社會建構的性別文化對個人及人際的影響。

## 參考文獻

- 巫珍宜、郭麗安（2010）。憂鬱症患者在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運作過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7，79-114。
- 黃政昌（2008）。老師，他怪怪的一大學生常見心理疾病的認識。載於黃政昌（主編），《你快樂嗎？大學生的心理衛生》（263-288頁）。台北：心理。
- 黃貞蓉（2005）。異性戀大學生的愛情樂章：性別觀點的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慧涵（1997）。女性、親密關係與憂鬱。《輔導季刊》，33(1)，21-25。
- 張娟芬（1999）。「人盯人」式的父權。載於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48-55頁）。台北：女書。
- 劉惠琴（1999）。女性主義觀點看夫妻衝突與影響歷程。《婦女與兩性學刊》，10，41-77。
- 劉慧琪（2001）。青少女愛情關係中之性別論述—以三位高職女生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7). 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孔繁鐘編譯）。台北：合記。
- Blair, T. M., Nelson, E. S., & Coleman, P. K. (2001). Deception, Power,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 27, 57-71.
- Derlega, V. J. & Janda, L.H. (1991). 心理衛生：現代生活的心理適應（林彥好、郭利百加等譯）。台北：桂冠。
- Komter, A. (1989). Hidden power in marriage. *Gender & Society*, 3(2), 187-216.
- Murstein, B. I., & Adler, E. R.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wer and self-disclosure and married couples. *Personal Relationship*, 2(3), 199-209.
- Risman, B., & Johnson-Sumerford, F. (1998). Doing it fairly: A study of postgender marriages.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0(1), 23-51.